

文庫 11  
D 292  
72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預監修史領經筵事都總教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驥 子有終 孫孝先

王超 子德用

馬全義幽州薊人十餘歲學擊劍善騎射十五隸魏帥  
范延光帳下延光叛晉祖征之以城降悉籍所部來上  
全義在籍中因補禁軍以不得志遂遁去漢乾祐中李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

一

御覽卷之三

010190562404

守真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真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  
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真貪而無謀性多  
忌克全義屢爲畫策皆不能用城陷遂變姓名亡命周  
廣順初世宗鎮澶淵全義往事之從世宗入朝周祖召  
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此人忠於所事昔在河中  
屢挫吾軍汝等宜效之世宗卽位遷右番行省從世宗  
戰高平以功遷散員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殿前指  
揮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卽位授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  
播州刺史宋初歷內殿直都知控鶴左廂都校領果州  
團練使從征李筠筠退保澤州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  
祖患之召全義賜食御榻前問計對曰筠守孤城若併  
力息攻立可殄滅倘緩之適足長其姦爾太祖曰此吾  
心也卽麾兵急擊之全義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城攀堞  
而上爲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踣敵士氣益奮  
遂克其城遷虎捷左廂都校領計州防禦使又從征李  
重進領控鶴虎捷兩軍爲後殿賊平班師錄功居多改  
龍捷左廂都校領江州防禦使俄被疾太祖遣太醫診  
視仍諭密旨曰俟疾間當授以河陽節制全義疾已亟  
但叩頭謝數日卒年三十八特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  
度使子知節

知節字子元幼孤太宗時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洩衆衆憚之如老將又監潭州兵時何承矩爲守鎮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因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兵博州契丹入邊敗我師於君子館先是知節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爲生事旣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徙知定遠軍特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議事知節曰軍少粟多歟其紅腐尚當得十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特部民入躲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懼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卽命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防使旋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繼恩恃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奮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請益兵不從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譟入賊遂潰去太宗聞而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遷內園使會韓景祐帳下劉旰脇牙兵爲亂連下州縣衆踰二千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卬州知節曰賊破卬州必乘勝渡

江薄我既息而後戰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乘兵弊  
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鎮與肝遇殺之無噍類  
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餘二十  
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  
感之訖終更不犯塞時州有銀坑歲久鑛竭課額弗除  
主吏破產償之不足知節請蠲之章三上乃允遷西上  
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動  
踰萬計時籍富民以部舟運坐沉覆破產者衆知節請  
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自是蜀人賴以免患徙知延  
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至方上元節遽命張燈慶  
關累夕宴樂寇不測卽引去會鎮州程德玄政事曠弛  
徙知節代之詔發澶魏等六州糧輸定武時兵交境上  
知節曰糧之米是資盜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寇無  
所得而遁車駕在澶淵時王超擁兵數十萬屯真定逗  
留不進知節移書誚讓之超始出兵猶以中渡無橋爲  
辭知節預命度材一夕而具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拜  
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簽書樞密院事當是時  
契丹已盟中國無事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  
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以爲戒自陳年齒未衰  
五七年間尚可擊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都

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上以爲然因命製銅鐵鎖子甲以賜焉進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遇事敢言未嘗少屈每廷議得其不真輒面抵之時欽若寵顧方隆知節愈不爲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爲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行真宗閱其癯瘁止命歸鎮時上黨大名之民已事來迎謁未幾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諡正惠知節將家子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論事嘗

嘗未嘗有所顧忌故聞其風者亦知其爲正直云

雷德驥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召爲右拾遺充三司判官賜緋魚顯德中入受詔均定隨州諸縣民田屋稅稱爲平允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因上言欲求見太祖以白其事未引對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太祖詰之德驥對曰臣值陛下日旰未食方震盛嚴爾帝怒令左右曳出詔置極典俄怒解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刺史知德驥舊爲省郎以客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

參德驥不能堪出怨言與銜之適有言德驥至郡爲文  
訕上者與召德驥與語潛遣吏給其家人取得之卽械  
繫德驥具狀以聞太祖貸其罪削籍徙靈武數年其子  
有鄰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趙普由是出鎮阿陽召  
德驥爲祕書丞俄分判御史臺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  
曹開寶七年同知貢舉太祖崩以德驥爲吳越國吉哀  
使還遷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改職方員外郎克  
陝西河北轉運使歷禮部戶部郎中入爲度支判官太  
平興國四年車駕征太原爲太原西路轉運使六年同  
知京朝官考課俄遷兵部郎中七年以公累降本曹員  
外郎出知懷州未幾復舊官又命爲兩浙轉運使其子  
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搢紳榮  
之俄遷右諫議大夫雍熙二年徵歸朝同知京朝官考  
課初帝謂宰相曰朕前日閱班籍擇官爲河北轉運使  
所患不能周知羣臣履行自今令德驥錄京朝官履歷  
功過之狀引對旣得漸識羣臣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  
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耻於顧問可以爲懲勸矣端拱  
初遷戶部侍郎會趙普再入相宣制之日德驥方正班  
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太宗召見安諭之賜白金  
三十兩罷知考課止以本官奉朝請會議事尚書省乘

酒叱起居員外郎鄭構爲盜御史奏劾下御史臺案問具狀帝止令罰月奉而釋之訖趙普出守西洛帝終保全之淳化二年爲其壻如京副使衛濯訟有鄰子秘書省校書郎孝先內亂帝素憐德驥忽暴揚其醜不以孝先屬吏止除名配德均州德驥坐失教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并其子少府少監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驥因慙憤成疾二年卒年七十五有終爲三司鹽鐵副使表乞追復舊官從之德驥無文采頗以強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爲士大夫所與有鄰開寶中舉進士不第其父旣寤靈武意宰相趙普擠抑之時遂後吏胡贊李可度徑職歲久或稱其請託受賂而祕書丞王洞與德驥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洞洞多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有鄰市白金半錠因曰此令吾子知要與胡將軍蓋謂贊也時又有招應攝官三任詳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卽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游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造僞印令其兄前進士侑書寫之因是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並下御史府按鞫有鄰出入贊家設其事多實獄具偉坐棄市洞等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其家有鄰授祕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緇百疋自是累上疏密告人



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賜德驤錢十萬以給喪事

有終字道成幼聰敏以蔭補漢州司戶參軍時侯陟典選木疆難犯選人聽署於廷無敢諱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官有終不爲沮署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年少頗易之有終發其姦賊祺坐罪杖流海島以有終代知監事先是三司補吏爲治官率以貨進多恣橫至是受署者憚有終率多避免太宗卽位聞其名遣內侍伍守忠同掌監事且察其治迹守忠至裁周月卽還奏有終疆濟

之狀亟詔爲大理寺丞會德驤任陝西轉運奏爲解州通判特許德驤不巡察是州有終入奏鹽池利害改贖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副使賜緋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驤主簿兩浙往往省干境上時人榮之雍熙中王師北征命爲蔚州飛狐路隨軍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歷戶部度支副使賜金紫出知昇州淳化初就遷少府少監知廣州二年女弟督衛濯訟其家法不謹有終坐親累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奪章服俄丁外艱行及許田召歸入對賜錢八十萬起爲都官員外郎歷度支鹽鐵副使

復金紫時以江南嶺外茶鹽價不一細民冒禁私販多陷重辟詔有終領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就出鹽產茶之地以便宜裁制使還改工部郎中知大名府不踰月復爲少府少監徙知江陵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衆渴乏會天雨軍士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圍旣合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筭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警備初夕聞道而出賊圍守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柝者在焉俄兼同招安使賊平改知許州三年改給事中知并州眞宗嗣位加工部侍郎咸平二年代還知審刑院俄授戶部使三年將巡師大名遣有終乘驛先詣澶州督納糧草車駕還次德清軍會益州奏至神衛戍卒以正旦竊發害兵馬鈴轄符昭壽擁都虞侯王均爲亂逐知州牛冕卽日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爲招安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命往

招討又以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東川都鈐轄西作坊使李繼昌爲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主旣並爲益州駐泊都監供奉官閣門祇候孫正諱爲諸州都巡檢使正月三日均率衆陷漢州進攻綿州旬日不能下趣劔門先是知劔州祕書丞李士衡度寇必至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劔門焚其倉廩及署榜招軍卒之流逸者得數十人已而賊果至士衡與劔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逆擊之時風雪連日均衆無所掠惟食敗糟臻與戰斬首數千級賊衆疲劇宵遁還保益州士衡卽馳騎入奏上嘉之拜士衡度支員外郎賜緋臻崇儀使領

峯州刺史仍舊職知蜀州供奉官閣門祇候楊懷忠聞變卽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儕伍謂之清壇衆擇清壇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巡檢將遣判官高本馳驛以聞十七日懷忠率衆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時均尚留劔門與賊將魯麻胡陣于江瀆廟前自晨至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退還所部懷忠部下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敗績焉懷忠移文嘉眉七州調軍士丁男來會二月再攻益州時均方遣逆黨趙延順攻邛蜀懷忠逆與之戰賊稍退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

緯署其庫籩均衆皆銀槍繡衣爲數隊分列于城中賊  
兵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數合會暮懷忠復退軍梓潼背  
水列陣砦楮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故不復能南畧  
自清水填温江金馬三道來攻楮木砦出官軍後焚江  
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路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  
餘級驅其餘衆入阜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益州  
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  
自固是月有終等至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張思鈞  
收復漢州進壁升僊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均  
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率兵徑入官軍分  
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  
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李惠死之退保漢州  
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分騎追殺或因繫  
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脇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爲兵先  
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棄城與舊賊黨相間  
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三月進  
攻彌牟砦斬首千餘級復爲賊所拒四月賊由升僊橋  
分路來寇併軍於東偏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殺千餘  
人奪其織蓋金槍等物均單騎還城有終遣其子奉禮  
郎孝若馳奏上召孝若問敗賊之由笑謂左右曰均鼠

竊爾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矣孝若因言嘗習武藝願  
改秩以効卽補供奉官俄以刑部員外郎馬亮爲轉運  
使國子博士張言副之供備庫副使張昞爲綿漢都  
巡檢使楊懷忠又分所部砦於合水尾沅花等處樹機  
石設篋籬以拒之賊自升僊之敗徹橋塞門官軍進至  
清遠江爲梁而度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  
爲土山分設鹿角又得舊草場造梯衝洞車攻具普專  
主之高繼勳張昞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  
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殿直閣門祇候馬貴攻城南賊  
將趙延順盡驅兇黨以拒旣而延順中流矢死又遣其  
黨丁重萬立城門上官軍射之殪每攻城輒會雨城滑  
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以進賊又鑿地道出掩之  
溺濠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時方暑濕軍士多疾有終  
市藥他州療之是月詔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  
川捉賊招安使有終與翰叶議於城北魚橋又築土山  
八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  
城九月城北洞屋成賊對設敵樓以抗官軍有終遣卒  
焚之賊自是銷沮築月城以自固有終募敢死士間道  
以入賊爲藥矢中者立死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  
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

分主洞屋以進普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於前無敢  
進者有二卒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  
遂入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之餘衆衝若天長觀前於  
文翁坊密設礮架高繼勳白于馬亮請給稽糶油粃衆  
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焚其砦天長觀  
前追至大安門復敗焉是夕二鼓均與其黨二萬餘南  
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  
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僞署官職者捕得立樓下  
傍積薪厝火其上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嘗受某  
職卽命左右擠投火中自晨至晡焚死者數百人時謂  
寬酷均旣走度合水尾由廣都畧陵榮趣富順監所過  
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初有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之  
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十月均至富順其將  
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境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  
具酒肴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食焉  
聞懷忠追騎將至均心易之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令其  
衆負擔以行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  
在後者邀戰懷忠遣騎士歷高原覘賊且語其左右曰  
縱賊度江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  
江列陣擊之餘黨散走有擎舟將度江而遁者懷忠合

強弩射之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鑼入城均方在監署  
中其衆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  
忠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逆徒  
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之衆方至奪均首馳歸成  
都梟于北市均本隸關封散從直後補軍校初神御軍  
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  
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是歲車  
駕幸河朔符昭壽與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趙視之二  
軍衣服鮮幣不等均衆因是慙憤益州知州與鈴轄二  
解並禁旅爲牙隊歲除冕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壽旣驕  
恣復肆侵虐冕亦寬弛無政故詰朝合起爲亂神衛卒  
旣殺昭壽是日成都官吏方相與賀正聞變皆奔竄牛  
冕與轉運張適縋城而出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  
闥旣而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爲帥者  
紹榮搆弓罵曰我燕人也比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  
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  
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均旣往  
叛卒卽擁之爲王紹榮自頸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  
署置官稱設貢舉以張錯爲謀主錯本名美太原舊卒  
後爲神衛小校狡獪嘗歷戰陣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

故勸均爲亂均實慙悞無謀嘗言官軍若至我當先路  
出迎自陳被脇之狀錯聞之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  
守均令不與人接見官軍圍城每射箭招誘及令均子  
弟至城下均皆不之知得箭書錯悉焚之自起至敗所  
守止一城而已均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後果爲虎翼  
軍所殺賊旣平遣承受供奉官楊崇勳乘傳告捷賜崇  
勳錦袍銀帶器幣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秦  
翰爲內園使恩州刺史石普爲益州團練使高繼勳王  
阮並爲崇儀使孫正辭爲內殿崇班李繼昌爲獎州刺  
史張昞爲供奉庫副使楊懷忠爲供奉庫副使馬貴爲

供奉官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普所忌朝廷微聞  
之遣寄班安守忠按視戰所盡得其功狀以故懷忠復  
遷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四年有終代還命爲涇原儀渭  
鎮戎路都部署辭不拜改知永興軍府徙秦州景德初  
徙爲并代副都部署賜黃金四百兩丁內艱起復契丹  
入寇上幸瀘淵詔有終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  
會旣而王超桑贊逼撓無功惟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  
北列城賴其雄張俄而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  
召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疾卒年五十  
九贈侍中錄其子孝若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孝傑爲



內殿崇班孝緒爲供奉官孝恭爲侍禁親族門客給事  
輩遷補者八人有終個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  
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能撫士卒豐於宴  
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及權錢以給之家無餘財奉身  
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驤所  
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  
詔蠲免爲宣徽使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身沒之  
日宿負猶不啻千萬官爲償之王繼英在樞密頗忌有  
終進用屢言其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心真宗不  
之信卒保護焉

孝先字子思有鄰子也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天  
長縣以衛濯訟其內亂除籍配均州後復知宛丘縣李  
繼隆判陳州薦其能加試大理評事契丹內寇真宗幸  
大名孝先以部芻糧河北首至行在擢太常寺奉禮郎  
王均反益州隨季父有終進討孝先率先鋒與賊戰升  
僊橋斬首數百得均金槍黃繖以獻改將作監丞李繼  
遷陷靈州朝廷調兵軍費多出於民關內大擾孝先請  
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償以茶鹽召對稱旨命馳驛陝西  
與轉運使鄭文寶議立規畫後多施行累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嘗建置三司拘收司以檢天下財利出入之數

詔如其請知興元府坐保任失實降通判華州徙知鄆州宰相寇準舉換內園使知貝州會慈州民張熙載詐稱黃河都總管籍並河州郡芻糧數至貝州孝先覺其姦捕繫獄孝先欲因爲此奇功以動朝廷迫司理參軍紀瑛教熙載僞爲契丹謀者號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大靈宮使部送京師樞密院按得孝先所教狀諱澤州都監利號三州改環慶路兵馬鈐轄知邠州踰年領昭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再遷左藏庫使擢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知渭州復知邠州徙耀州以爲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于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以祕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旣罷居長安自以處士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爲岐路求辟薦時三曰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渠事先時治渠歲役六縣民四十日用稍木數百萬而水不足簡夫用三十日稍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知坊州徙簡州用張方平薦知雅州旣而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三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處約安撫不能定繼命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砦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擢三司鹽鐵判官以疾知虢同

二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卒錄其子爵臣爲郊社齋  
郎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  
兵以口舌押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騎御服飾頓忘  
其舊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卽  
位以隸御龍直淳化二年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  
都虞侯真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  
度咸平二年秋大閱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執五方旗  
以節進退上御戎幄觀之面賜褒獎從幸大名與都虞  
侯張進並爲先鋒都大點檢傳濟退撓得罪以超爲侍

衛馬步軍都虞侯鎮州行營都部署又帥鎮定高陽關  
三路契丹入邊與戰于遂城西俘馘二萬計斬其裨王  
騎將十五人手詔褒美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  
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宰相言超材堪將帥遂以  
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  
都部署密遣中使賜以御弓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尉咸平六年遼師大入超召鎮州桑贊  
高陽關周瑩率兵會它州瑩以非詔旨不至遼兵圍瑩  
都超贊率兵赴之陣于縣南六里繼忠在陣東偏契丹  
出其背遮絕糧道人馬乏困繼忠馳前與契丹戰超贊

遂旋師繼忠孤軍沒焉上卽遣劉承珪李允則馳往察  
退衄之狀且言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  
昇當戰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昇決杖配隸瓊州景德  
初上親巡澶淵召超赴行在復緩師期契丹遂深入會  
南北通好故薄其責止罷超三路帥爲崇信軍節度使  
徙知河陽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贈侍中再贈尚書令  
追封魯國公諡武康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  
同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卽命  
筆罰超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  
拙於戰聞子德用

德用字元輔超爲懷州防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至道  
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六萬出綏夏德用  
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  
產以數萬計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至勇銳甚超  
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  
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絕其歸  
路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  
其後左右望見隊伍甚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  
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  
爲邢洛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利不能捕德用

以輜車載勇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  
出悉禽之徒督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  
者皆相率逃去爲環慶路指揮使尋以奏事忤旨責授  
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內殿直都虞侯殿前左班都  
虞侯柳州刺史遷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  
聖初以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德用率禁  
軍增築之有詔褒諭徙冀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康州防禦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都虞侯召  
還又爲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遷殿前都虞侯步軍  
副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  
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  
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非  
故事也不奉詔仁宗閣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  
奇之以爲可大用拜檢校大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  
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効賴陛下威靈待罪行聞足  
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爲副  
使久之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遷知院歷  
安德軍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事趙元  
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  
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

道輔繼言之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上其券乃市於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謂德用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曰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爲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青州改澶州陝西用兵久無功契丹遣劉六符來求復關南地以兵壓境德用見帝流涕言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警籍卿鎮撫之又賜手

詔慰勉拜保靜軍節度使歲大熟六符見德用拜曰此公仁政所及也徙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還奏事復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援桴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人旣而復議和遂徙陳州又徙河南不行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

侍射瑞聖園辭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持  
二矢未發帝顧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  
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卽中爾孰謂老且衰乎賜襲衣  
金帶加檢校太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  
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大  
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  
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  
兩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帝  
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  
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

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効帝以爲然德用雖致仕  
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  
復起耶帝聞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命入謁拜明年  
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王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之  
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忠  
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  
日一會朝聽子孫一人扶掖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  
令謚武恭加賜其家黃金德用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

年頗縱之多不法後更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全義德驥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堂堂無踰人者而各有子勒勳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終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樞密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繼忠 傅潛 張昭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繼忠開封人父琬為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

萬曆二十七年刊



厚被親信卽位補內殿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候領雲  
州觀察使出爲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鈐  
轄兼河北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  
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至望都繼忠與大將王超及  
桑贊等領兵援之繼忠至康村與契丹戰自日昃至乙  
夜敵勢小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  
超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  
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  
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真宗聞之震悼  
初謂已死優詔贈大同軍節度賜賻加等官其四子景  
德初契丹請和令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從之自  
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歲遣使至契丹必以襲衣金  
帶器幣茶藥賜之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懇請  
召還上以誓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賜詔諭意契丹  
主遇繼忠甚厚更其姓名爲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  
楚王後不知其所終子懷節懷敏懷德懷政真宗宮邸  
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  
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翟明至洛州團練使王遵度  
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懷  
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至

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昭州團練使彭睿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靳忠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傅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卽位隸殿前左班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嘉歎之師

旋擢爲內殿直都虞候上對樞密言潛從行有勞賞薄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遷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雍熙二年命大將曹彬北征以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師敗於拒馬河責授右領軍衛大將軍自檢校司徒降爲右僕射仍削功臣爵邑明年起爲內外馬步都軍頭領潘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爲高陽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拜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武成軍節度至道中出爲延州路都

部署改鎮州真宗卽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  
二年復出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入  
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  
鐵槌鐵棰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將校請  
戰者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銳攻威虜略  
寧邊軍及祁趙游騎出邢洛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  
屢問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秦  
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惟怯乃不  
如一姬爾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嘆曰  
賊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然不得已分騎八  
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許出兵爲援  
洎廷召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戰死及車  
駕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  
與潛會潛卒逗遛不發致敵騎犯德棣渡河湊淄齊劫  
人民焚廬舍上注大名而邊捷未至且諸將屢請益兵  
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上繇是大怒乃遣  
高瓊單騎卽軍中代之今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  
錢若水同劾按一夕獄具百官議法當斬從駕羣臣多  
上封請誅之上貸其死下詔削奪潛在身官爵并其家  
屬長流房州潛子內殿崇班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

籍沒其貲產五年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爲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因命從駕還京遷左監門大將軍還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張昭允者字仲孚衛州人以父秉蔭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奏換右班殿直以父次遷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內擾命爲雄州監軍敵騎乘秋掠境上昭允與知州田仁朗選銳卒襲其帳敗走之進西上閣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昭允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取付工官備他用歲獲羨餘旣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出怨言昭允坐

免官俄起爲崇儀副使累遷西上閣門使河西馬步軍鈐轄屯石州會討李繼遷王超出夏綏州路領後陣超深入數百里踰白池道阻糧絕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大敗真宗卽位以昭允章懷皇后姊婿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時傳潛爲都部署畏悞城守昭允屢勸其出兵潛按兵不動潛旣得罪昭允亦削奪官爵長流道州景德二年起爲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卒昭允喜筆札習射曉音律子正中居中

戴興開封雍丘人年十餘歲以勇力聞里中及長身長

七尺餘美髭鬚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與詣府求見奇之留帳下卽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再遷御龍直副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補御龍弓箭直指揮使遷都虞候一日帝問興曰汝頗有尊屬否對曰臣父延正兄進皆力田卽召延正爲諸衛將軍進爲天武軍使俄以興領嚴州刺史改天武左廂都指揮使領勝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失律諸將多坐黜免以興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契丹撓邊命興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察使充天雄軍副都部署端拱初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軍節度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歷澶州天雄軍都部署改熙前副都指揮使出帥鎮定二州時盜賊羣起會五巡檢兵討之踰月不能克興陰勒所部潛出擊之擒戮殆盡未幾從高陽關遷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軍節度賜白金萬兩歲加給錢七百萬淳化五年出爲定武軍節度歲加給錢千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討李繼遷興所部深入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上道及至京師以擅離所部左遷左領衛上將軍咸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錄其子未和未豐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質魁岸善騎射節帥高繼冲欲召至帳下漢忠不往因毆殺里中少年遂亡經宿復蘇其父遣人追及於蕭縣漢忠不肯還西至京師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署左右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內殿直都知從征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使劉繼元降以所部安撫城中師還改殿前左班指揮使三遷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部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風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漢忠合諸軍擊敗之斬馘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遷殿前都虞候真宗卽位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爲高陽關都部署進領威塞軍節度咸平三年又爲涇原環慶兩路都部署兼安撫使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鎮定高陽關都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漢忠率諸將陣于野契丹遁追斬甚衆獲其書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改領保靜軍節度五年罷西面經略使命漢忠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爲鈐轄領戍兵二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責爲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常奉外增歲給錢二

百萬未上道暴得疾卒贈太尉以其長子內殿崇班從  
吉爲閣門祗候次子從政從益爲左右侍禁漢忠有識  
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  
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小節輕材  
樂施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賓佐有禮名稱甚茂以  
是自矜尚羣帥不悅漢忠沒後其子從吉詣闕上書訟  
父寃因歷詆羣臣有行賂樹黨及蒙蔽邊防屯戍艱苦  
之事真宗命樞密王繼英等問狀從吉止誦狀中語他  
無所對上以從吉付御史具伏乃進士楊逢爲之辭從  
吉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州

王能廣濟定陶人初事州將袁彥太宗在晉邸召置左  
右卽位補內殿直六遷至殿前左班指揮使進散員都  
虞候久之領潘州刺史再遷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  
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自捧日右廂都指揮使出  
爲濟州團練使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  
雄州塘水爲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又開方田盡  
靜戎順安之境北邊來寇能擊走之初真宗詢軍校勤  
勇者委以方面因語宰相曰聞王能魏能頗宣力公家  
陳興張禹班亦有聲于時才固難全拔十得五亦有助  
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使與魏能張凝並命出爲邢洺

路都部署俄改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策先鋒護城祁州躬率丁夫旦暮不離役所宴犒周洽會詔使自北至者言之手詔褒飭連徙天雄軍高陽關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署大中祥符二年詔合鎮定兩路部署爲一命能領之明年召入拜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使祀汾陰留爲京城巡檢兼留司殿前司事禮成加領振武軍節度復爲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表求入覲許之先是節帥陞見必飲於長春殿掌兵者則不預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旣赴坐則殿前馬軍帥皆當侍立繇是特令諸帥預坐自是掌

兵者率以爲例俄還屯所改領靜江軍節度天禧元年轉都指揮使領保靜軍節度是冬代還入見以足疾免舞蹈賜宴累表求解特與告醫療二年制授彰信軍節度罷軍職赴鎮以地近其鄉里寵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而錄其子守信等官

張凝滄州無棣人少有武勇倜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耻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散祗候班都虞候淳化初以其



有材幹與王斌王憲並授洛苑使凝領繡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頒賚必異等出爲天雄軍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真宗踐祚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卽單騎疾呼突入陣中被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契丹兵大至車駕幸大名凝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斷其歸路契丹宵遁凝縱兵擊之盡奪所掠生口資畜徙鎮定高陽關路前陣鈐轄遷趙州刺史四年召還代潘璘爲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近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燒蕩三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慶州蕃族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因襲破之又熟戶與生羌錯居頗爲誘脅凝引兵至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降峇都等百七十餘族合四千戶邊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景德初遷本州防禦使代楊嗣爲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兼北面安撫使時王超爲總帥以大兵頓中山朝議擇凝與魏能田敏楊延昭分握精騎俟契丹至則深入以牽其勢

超嘗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撓敵之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無以責效乃令凝等不受超節度時魏能逗撓退保城堡衆皆憤懣責讓能疑獨默然或問之疑曰能麤材險愎既不爲諸君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聞而喜其有識車駕觀兵澶淵凝率衆抵易州旣而契丹受盟北歸所過猶侵剽不已遂以凝爲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契丹乃不敢略奪改高陽關部署明年議勞就加殿前都虞候卒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完器仗前後賞賜多以犒師家無餘資京師無居第真示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

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厚卹其家子昭遠

魏能鄆人也少應募隸雲騎軍後選補日騎左射又隸殿前班七遷散員左班都知舊制諸軍辭見才器勇敢或迥異出羣者許將校交舉以任使母枉其志能時戍外藩咸平未有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可自保由是進用之端拱二年加御前忠立馬軍副都軍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加移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真拜黃州刺史明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五年知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契丹入寇能當城西與諸將合戰無憚色大敗其衆斬首二萬給契丹統

軍鐵林公來薄陣能發矢殪之并其將十五人奪甲馬  
兵械益衆契丹復入能率州軍途戰南關門遣其子政  
與都監劉知訓間道絕敵行勢戰數十合退薄西山下  
破走之獲噐甲十八萬契丹嘗謀入鈔能偵知卽發兵  
逆擊生擒酋帥殄滅殆盡六年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  
士民詣闕下乞留能詔嘉之能建言戍卒逸邊境者請  
沒其妻與子爲奴婢上慮嚴迫聽緩期自新遣以法坐  
會浚順安軍營田河道以扼寇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  
兵順安之西境詔能與楊延昭田敏捨角爲備景德初  
破敵長城口追越陽山斬首級獲兵噐益衆詔賜錦袍  
金帶復以所部禦寇于順安六月召拜防禦使復出爲  
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略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伺  
敵動止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蕃僧爲帥能與田敏楊勳  
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賊來逼城能出兵拒之少弼卽  
卻陣入城張疑以兵擊卻之會詔能與疑領偏師分道  
入幽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悞不前且不戢所部多俘  
奪人馬俄徙屯定州及遣疑躡迹北行能羸險自度無  
功心愧多怨辭以訕聞朝議謂能剛猾少檢不可專任  
乃命綦政敏爲鈐轄俾同職焉明年師還大名時王能  
曹璨各領兵歸闕卽城下鈐轄孫全照遣能璨之師由

北門分道先入能師繼之能怒全照之後已卽疾驅競  
入全照射之能嘆惜不堪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詣判府  
王欽若誣全照射傷押隊閣門楊疑詞頗紛競全照審  
疏能摧兵退縮師緩失期及師旋不整狀上初聞能逗  
遛微怒會全照奏乃質實于張疑白守素等卽責授右  
羽林將軍出爲鞏縣都監明年以自陳特改官右驍衛  
大將軍號州都監累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八  
年卒錄其子正爲閣門祇候靖爲三班奉職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中應募爲卒得隸御龍右直太  
宗征河東幸幽陵興常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指揮使  
端拱中改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爲并代部署  
奏興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行營河西興隸麾下  
部清朔龍衛諸軍克綏夏銀州繼隆命權知夏州尋還  
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芻糧至道初繼隆  
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平初爲馬軍都軍  
頭領蒙州刺史三年眞授憲州刺史知霸州從滄州副  
都部署移石隰駐泊會城綏州詔與錢若水往視利害  
事具若水傳又徙涇原儀渭鎮戍軍部署上言鎮戎軍  
去渭州瓦亭砦七十餘里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  
之俄與曹瑋秦翰領兵抵鎮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掩

擊蕃寇章埋族帳斬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  
牛羊駝馬三萬計詔書嘉獎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遷所  
部康奴族往歲鈔劫靈州援糧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  
復與秦翰等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  
盡焚掘其窖藏復詔褒之仍加賜資其年六合大首領  
潘羅支言欲率諸蕃擊賊請會兵靈州上以道遠難刻  
師期詔興侯羅支報至卽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  
奏命會繼遷兀事寢景德三年遷本州團練使知徐州  
興起行伍有武略所至頗著聲績真宗言軍校之材必  
以興爲能大中祥符初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

登州防禦使出爲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  
擅釋劫盜罷軍職改徐州防禦使知懷州六年卒

許均開封人父邈太常博士均建隆中應募爲龍捷卒  
征遼州以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武騎  
副兵馬使從曹彬征金陵率衆陷水砦流矢貫手改本  
軍使從征河東攻隆州城先登陷之中八創遷副指揮  
使前後屢被賞賚出屯杭州妖僧紹倫結黨爲亂均從  
巡檢使周瑩悉擒殺之端拱初補指揮使從李繼隆秦  
翰赴夏州擒趙保忠令均率兵衛守改龍衛第四指揮  
使俄屯夏州賊來犯境一日十二戰走之又從石普擊

賊于原州牛欄砦深入獲牛羊漢生口甚衆普表上其  
功遷第三軍指揮使咸平初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  
戍秦州王均之亂遣乘傳之蜀隸雷有終麾下守魚橋  
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於廣都降其衆七千餘驛召授  
東西班都虞候領順州刺史五年稍遷散員都虞候嘗  
召見訪以北面邊事翌日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  
轄六年改涇州駐泊部署數月知鎮戎軍嘗出巡警至  
隴山木峽口真宗以其無故離城慮有狂寇奔突詔書  
戒敕俄以其不明吏治用曹瑋代之徙爲邠州駐泊部  
署改未與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與知府向敏中

及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  
在時有王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百餘  
是春抵陳留剽劫縣民捕之不獲朝廷遣使益兵逐之  
澶濮間會契丹南侵夾河民庶警擾長壽結黨愈衆人  
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餘人入縣鈔掠均  
部下徒兵楊袒與鬪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壽斬獲惡  
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欲因捕賊獎均但賞均部下卒  
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叙前勞擢爲本州團練使  
尋出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銳代還未至而均卒  
錄其子懷忠爲奉禮郎懷信爲侍禁幼子懷德自有傳

張進交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彊及石餘應募曹州隸  
鎮兵太祖親選勇士奇進才力以補控鶴官積勞至御  
龍弩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軍  
都軍頭太宗嘗幸內廐進以親校執鉞前導體質魁岸  
迥出儕輩太宗熟視異之擢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  
賀州團練使咸平初遷昭州防禦使充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京城左右廂巡檢未幾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二年秋閱武近郊進與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親執  
金鼓節其進退軍容甚肅從上北征又與超管勾大陣  
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前都虞候遷侍衛步軍都虞候  
鎮州副部署徙天雄軍部署會河決鄆州王陵口發數  
州丁男塞之命進董其役凡月餘畢詔褒之移并代副  
都部署李繼遷寇麟州州將遣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  
將以無詔旨猶豫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  
解手詔褒美契丹侵中山命進率廣銳二萬騎由土門  
會兵鎮定未至而敵退復歸晉陽景德元年卒上遣中  
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子元晉至內殿崇班閣門祇候  
天禧末錄其次子元素爲三班借職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少事壽帥王審  
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羣盜以其尙

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卽築棚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蠻州團練使至道二年出爲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麟府州濁輪砦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人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旣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劔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旣而諸將果無大功及

還命爲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卽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曠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范廷召自定州至遇契丹兵交戰康保裔大陣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明年春以勞進階及食邑徙知貝州召至勞問復遣入郡是冬徙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還京就醫藥旣愈連爲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



景德初車駕幸澶淵召還爲大內都部署明年春出知鄭州以疾甚授左武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呼延贊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部都指揮使贊少爲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爲馬軍副都軍頭稍遷內員寮直都虞候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

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命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韉馳騎揮鐵鞭棗槩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槩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代興輔超並加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爲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爲行宮內外都巡檢真宗嘗補軍校皆叙已功或至謹譁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

衆嘉其知分三年元德皇太后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糞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割股爲羹療之贊卒後擢必顯爲軍副都軍頭

劉用相州人祖萬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忠左驍衛大將軍致仕用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晉邸卽位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爲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指揮使李順亂蜀爲西路行營鈐轄賊平遷祈州刺史至道初爲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五百疋改高陽關副都部署真宗卽位加本州團練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貝州俄知瀛州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候數警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卽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威虜靜戎順安軍預備資糧六年命將三路出師扞敵詔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

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未幾換鎮州副部署景德初  
為邢州部署車駕北征用以城守之勞進爵邑歷知齊  
陳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顥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顥携  
謁陳搏搏謂有藩侯相顥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沂江  
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  
之後游京師屬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于中衢自薦材  
幹得召試武藝以善左射隸帳下卽位補東班承旨稍  
遷驍猛副兵馬使從征太原還遇契丹于蒲陰追擊至  
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遷補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

瀛州與契丹戰所乘馬雨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却  
契丹為引去端拱初擊蕃部于宥州敗之歷雲騎指揮  
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馬軍都軍頭戍深州累  
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  
軍都軍頭全斌在軍中有能名真宗嘗召問邊事全斌  
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  
稱之觀其詞氣若有志操止在宿衛無以見其才宜以  
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  
西繼遷死全斌率兵入伏落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  
俄知安肅軍嘗繪山川險易為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

北抵河澣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  
冀州刺史高陽關鈴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祇候大中  
祥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鈴轄其年還京師卒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  
超選備給使屢捕獲契丹謀者從漢超戰于西嘉山身  
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  
什物奴婢噐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  
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  
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  
佐馬軍副都軍頭成環州時牛耶泥族累歲爲寇仁美  
與陳德玄宋思恭往擊之斬首三千級獲牛羊三百餘  
發戎族困窘以餉師又與思恭討募窟泉岌拖族格鬪  
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石昌告耶泥族復叛德玄令仁美  
提兵撫輯之仁美謂石昌鎮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  
患未弭因厚設殺酒召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  
諸族惴畏二年又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  
清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  
于浦洛河自己至戍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  
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  
護芻糧官吏直抵清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幹表上其

功時運糧民道路被傷者相繼仁美領徒援護悉抵環  
州又遇虜於橐駝路擊走之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爲  
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爲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衛軍  
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軍中伉健者千人令  
仁美領之屢入敵境戰有功俄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  
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旣而  
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  
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員  
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顯傳潛而笑潛亦稱其武  
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契丹  
攻蒲陰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累  
遷龍衛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復屯鎮定時州有亡  
命卒聚盜剽村閭爲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  
卒詐亡命趣賊所得其要領卽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  
一日超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  
出庫錢付仁美爲賞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  
隸軍籍景德中徙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  
元年從駕泰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牢祭饌明年出爲  
磁州團練使知衛州俄改滄州部署移高陽關副部署  
八年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領獎州防禦使遷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權京新城內都  
巡檢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  
仁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  
朝廷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爲  
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  
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與均輩或由藩  
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轅門入則拱扈  
巖陛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第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爲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  
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

一

武副指揮使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岩破之以  
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茶碾村筠退保澤州  
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令坤以其事  
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晉軍益衆奪其鎧甲又  
從討李重進于楊州壁城南圍三日城潰斬首踰千級  
賜袍帶緡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下荆湖  
平嶺南率皆從行討蜀隸大將劉延讓麾下會全師雄  
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數千時漢劍道梗因賴以  
寧太祖遣使孫晏齎詔賜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剽盜殄  
除還改龍捷都虞候嘗盜宿馬買直盡償博進事發獄  
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  
之執於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  
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密賜白金  
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爲步鬪軍令紹斌領  
之及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  
東命紹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  
還太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  
山洞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符漢  
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衆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  
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宗賜

以金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改馬步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關曹彬之攻幽州也命爲先鋒指揮使遇契丹兵鬪奪牛羊噐甲師還召見便殿加領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冀州防禦使尋改解州淳化中爲河中同丹坊鄜延橫嶺蕃界都巡檢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砦爲清遠軍紹斌與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爲知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遠人龍言服不擾未幾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并賊踰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鬪至耀德凡殺千人寇復尾後紹斌爲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弩三百與敵兵确于浦洛河大敗之初守榮與紹斌爲期旣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爲賊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蹂踐至死者衆紹斌率所



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時命李繼隆范延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爲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卽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號州安置真宗卽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尋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爲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爲其掠奪卽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截鼻放還寇感而化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遷使宋太初每按部靈州清遠多貿易紹斌語發其私大初心銜之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復命爲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傳潛潛遣與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卽領兵援之普嗣果爲賊所困度嚴涼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卽合兵疾戰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斌三

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與戰慎無窮追潛性巽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焚劫城砦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卽遣使械繫下御史臺鞫問免官黜爲左衛率府副率送往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景德初起爲左龍武軍將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衛大將軍帝以紹斌久失職不宜在衝要乃徙考城都監大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從東封朝覲壇就班軍士建充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鞏縣都監二年卒年七十七

紹斌長兵間習戰法其後累以格鬪立功然性暴戾故屢被黜子守信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爲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爲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爲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吏善因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雍熙中召還爲副軍頭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軍頭復領懿州刺

史累遷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  
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  
觀察使出爲定州行營都部署榮羸率所爲不中理侵  
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  
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  
此竄逐之餘兇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  
彥澤邪卽詔罷督責授右驍衛大將軍寄班供奉官張  
明護定州兵觀榮不法間嘗覘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已  
莊宅使王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構榮之罪因  
撫明以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  
明起賤微中以蹴鞠事朕潔已小心見於輦流夫刑罰  
之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  
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誣罔得以肆行矣且榮  
凌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所敢  
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哉柰何  
不求直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遷右羽林  
軍大將軍真宗卽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州防禦使遷  
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征召爲貝冀行  
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送靈武芻糧踈於  
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爲蕃寇所劫營部大亂衆亡

始盡法當誅恕死除名配均州六年起爲左衛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上觀兵澶淵契丹游騎涉河冰抵濮州境命爲黃河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行在領龍衛兵追襲時已詔滄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榮等合兵邀擊之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改左龍武軍領達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遷左衛大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宮命爲河南府駐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

下卽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卽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居多賊駐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爲涇原

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砦卽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鈴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藩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倘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頓慶州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蹙瓊遣鈴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惟怯不前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德砦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遣忤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詎特貸命削官長流崖州繼能守規輩同坐籍其家業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

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  
錄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爲盜陂澤中稱轉陂鶻  
周顯德中應募爲鐵騎卒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紫金  
山下壽春獲戰艦千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隸  
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矢中左  
足拔而復進格鬪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  
副都軍頭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勅李神祐劉承珪  
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濱州刺史移屯趙州  
又從征范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

疋雍熙三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  
爲援邊騎雲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  
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淳化三年出爲單州團練  
使又明年改遷齊州時河西蕃部內擾命以副都部署  
鎮其地旣而徙屯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俊病且老握  
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  
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守俊累從  
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錄其子允慶爲奉職  
弟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內園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得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

右宋初隸御龍直會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  
陽部卒墜汾水灌并州城益多其勞還遷本軍副指揮  
使太平興國初從潘美趣團柏谷奮與賊鬪有果敢氣  
人莫能勝生擒偽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  
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興從戰屢中流矢以著  
蹟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爲洛州部署初議建方  
田命興董其事尋復輟端拱中脩鎮定城逾月訖工改  
莫州防禦使知靜戎軍歷祁博二州咸平中爲涇原環  
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率掠於寇興以  
步兵畏惡戰不利時王榮援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

郢州會赦入爲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  
年卒年六十八

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爲卒從世宗收三關隸先  
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旣獲戰功乃拔遷  
散指揮使累戰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爲龍衛  
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  
及還保忠以方物贖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  
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契丹入寇隸大將郭守文扞城  
杲守北關寇退命督餉藁趣威虜軍還抵徐河時尹繼  
倫與寇戰小衄杲適遇賊河上卽按兵拒之殺賊奪所

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  
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閣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目  
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並爲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  
級以功真拜唐州刺史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  
山林以肆姦杲與石普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  
初乃還復遷靈州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  
會趙保吉歸欵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  
署未幾以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  
年出爲亳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  
年六十四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樊州刺史父彥  
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爲其應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  
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重誨以獻  
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普出鎮奏監  
州軍雍熙三年召還爲武州刺史出爲忻州都巡檢緣  
邊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北兵寇邊重誨以  
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賜詔嘉美會嶺蠻叛  
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  
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



轉餉靈武不嚴斥候至積石爲虜騎掠於道營部大亂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爲內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俄遷崇儀使景德中趙德明旣納款或言以麟府謀有他志上以涇原地要兵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誨爲鈐轄復遷益州改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慤寡過真宗悼其沒於遠土命其子乘傳往護柩歸聽止驛舍之別次子禹謨錄爲將作監主簿弟重睿歷官澄州團練使子禹偁閣門祗候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父廷訓宋初爲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承旨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官帶御噐械三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春契丹犯邊命與王能戍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贊領先鋒禦之敵退復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爲鎮州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屢當格鬪俄改定州鈐轄復徙鎮州王繼忠之陷也宋師還渡河敵人乘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發必中敵不敢近遂引去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害尤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爲部署上曰能頗強懷尤難共事聞守素久練邊計張銳性頗和善叅知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銳

爲鈐轄戍順安以貳之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能發兵破之追北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衆賜錦袍金帶俄徙屯冀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又提騎卒戍靜戎軍兼涖營田之役俄爲鎮定鈐轄是冬契丹復內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瑛留任鎮定追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欲行密遣內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卽以崔可道代焉再遷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常

賻外別賚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錄其一子官

張思均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均少善擊劍挽強善搏奕初應募爲卒晉開運間遷廣銳軍使周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訓東征爲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彥卿與并人關代州留爲南北兩關巡檢宋初補龍衛指揮使李繼勳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叔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合戰三十餘乾德中以勞秩遷都虞候開寶三年郭進田欽祚戍三交賞從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級閣門祗候齊延琛苗

杲陷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奪還何繼筠入晉境思鈞  
隸麾下拔南橋徑度大將之出必辟爲先鋒大平興國  
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窑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  
乃逐賊薄軍城奪馬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遂戰  
城下斬首萬餘級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雍熙  
三年邊人寇河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  
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  
役役不得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  
州思鈞以武進素不知民政僅踰月卽徙濮鄆濱棣州  
巡檢至道中改鄆延巡檢使會葺右堡砦擊寇走之未  
幾寇逼保安軍與曹璨往援進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  
乃遁去真宗卽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使  
咸平中以王鈞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進攻  
克之斬僞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砦巴西尉傅  
翱有善馬思鈞求之翱不與思鈞平賊心恃功居多召  
翱至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付御史臺鞠  
治罪當斬特貸之削籍流封州六年起爲左司禦率府  
率考城監軍車駕幸澶淵召詣行在命李繼隆石保吉  
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年爲西京水北都巡檢  
使俄分司西京召對行在上憫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

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鈞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受禪命補鎮職太宗在京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効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琪性素鄙歷事三朝而行不加脩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覲其贈遺視所厚薄爲重輕

太宗知之遂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乃顧曰吾欲置琪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表求五日一赴起居俄爲臺諫所糾令赴常參眞宗念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王延範江陵人形貌竒偉喜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爲荆南高氏行軍司馬兼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署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冲入覲薦爲大理寺丞知秦州累遷司門員外郎太平興國九年爲廣南轉運使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社先生以左道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爲之助延範心喜

敢爲恣橫後爲江南轉運使有劉昺賣卜於吉州市其  
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爲延範推  
九宮算法得八少一肇警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  
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  
是坐天王形類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  
烈富貴之相也卽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  
噬傷數吏從者皆恐懼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  
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  
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  
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

經南斗延貴謬爲火星也延範曰夕興掌市舶陸坦議  
欲發兵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爲隱語偵  
朝廷機事延範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懷勇小將張霸  
給使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  
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  
奏之太宗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瑄暨休  
復雜治延範具伏與昺辨坦俱斬廣州市籍沒延範家  
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霸錢十萬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爲憚屢被廢斥未  
嘗以爲慊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

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  
果辭璪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  
興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仗重誨雖  
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  
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  
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  
矣屢以罪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重事 前中書右丞相 監脩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 右春坊右中允 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呂端 子仲衍 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  
好學以養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  
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卽位遷太常丞知  
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

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人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太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瓘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穎州副

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  
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  
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  
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  
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  
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  
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  
餌金鈞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  
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  
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  
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  
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  
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  
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  
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  
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  
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  
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  
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



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覓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

其家貧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官庭階所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藩爲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子午備身藹殿中省進馬端姿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諛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充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充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給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王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已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聞端後嗣

不振又錄蔚爲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謁請告累年  
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京給奉家居  
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  
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  
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  
州別駕父又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  
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邢帥楊延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專掌筦推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爲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  
年諸王出閣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  
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祕書  
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  
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

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

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志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祕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

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

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土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

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眞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  
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  
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  
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眞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  
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  
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  
眞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  
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  
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  
身當星變而就國專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  
王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  
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  
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  
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  
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  
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  
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畧安量  
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

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  
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  
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  
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以  
皇城使衛紹欽治塋有司給鹵簿錄其子世長爲太子  
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古爲將作監主簿士安端  
方沉雅有清識醞籍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  
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  
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  
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重王

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  
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  
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  
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  
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  
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  
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  
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

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傅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鄕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子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卽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

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卽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同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爲主簿升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爲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爲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



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  
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  
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  
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  
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爲寵  
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爲太峻爭於前  
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  
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  
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  
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  
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  
所爲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今先効金帛緡錢之最  
戒勿啓焉編共簿其名數以爲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  
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斲槩輸其半而以  
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  
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  
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  
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  
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

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諭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頽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係，及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

皆追候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抵，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試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者，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

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  
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  
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  
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  
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採溺也司馬  
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  
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  
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  
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  
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  
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  
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  
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  
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  
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  
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  
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未罷而不

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  
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  
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  
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  
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  
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  
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  
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  
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

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爲魏  
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  
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敕準增年  
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  
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  
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  
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轉  
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  
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

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  
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  
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  
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  
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  
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  
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  
問汚頃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爲可用矣卽拜準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  
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  
辨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喚上其事準引仲舒爲  
證遜命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  
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  
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  
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  
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  
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  
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  
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

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

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慙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

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卽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閩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邢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旣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咸

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

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遮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躡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



捷覽額捷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  
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  
縻不絕而已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  
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  
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  
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  
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  
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

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  
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  
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  
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  
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爲之不  
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  
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  
寢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峽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  
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爲已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秦  
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具德博召濱

棟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具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日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頒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爲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陵宮使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

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爲太常卿知  
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  
喜日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  
準與李迥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  
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  
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  
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迺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  
之聞家僮謀欲報讎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  
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  
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  
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  
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  
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  
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  
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  
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  
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

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  
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  
公後又賜諡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  
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  
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  
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旣立又請去簾升殿審視然  
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涂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  
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  
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

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

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  
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  
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  
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  
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  
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  
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沆 弟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沿洛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為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又為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侍御史卒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

一

沈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  
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  
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  
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格遺王化基上書  
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卽命中書并  
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  
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  
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  
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  
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太官罷本朝請未幾  
丁內艱起復遂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儲  
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卽  
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脩  
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  
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  
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閣門䟽言仲舒  
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

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

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卽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

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尙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口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官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贊爲虞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維爲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  
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  
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  
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沒入爲戶部員外郎契丹請和

以爲賀王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  
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  
至多命維主之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  
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加史館脩撰仁宗初  
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脩真宗實錄遷工部  
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  
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旣還帝欲  
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  
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爲諫  
官劉隨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又之還朝復出

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愠不見於色獎借後進嗜酒善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巨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

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且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且將至前夕守之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且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

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又掌書命且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且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趙昌言叅機務且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出知鳳翔卽日以且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而賜金紫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且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且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且馳還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旣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且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

且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  
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  
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  
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柰何欽若度帝厭  
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  
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  
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  
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  
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  
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且曰王旦得  
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  
旦言旦罷勉而從帝猶尤豫冀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  
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  
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  
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旣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大中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  
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  
年祀汾陰又爲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

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  
玉清昭應宮使五年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宮建  
又爲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  
玉清昭應宮成拜司空京師賜酺旦以慘恤不赴會帝  
賜詩導意焉國史成遷司空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  
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  
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  
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  
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  
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  
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  
必憂朝廷矣帝嘗示二府喜雨詩旦袖歸曰上詩有一  
字誤寫莫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  
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  
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  
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略不辨真宰相器也帝顧  
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  
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  
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

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  
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  
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  
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  
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  
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  
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  
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  
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  
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  
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  
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  
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  
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錄是皆免仁宗爲皇太子  
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  
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  
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  
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  
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

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旦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駉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駉爾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



彭年皇恐而退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  
旦瞑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  
進爾後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  
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  
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  
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  
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  
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  
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

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  
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  
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  
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  
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  
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  
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  
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  
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  
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

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又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言旦爲交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

惜張師德敏中間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且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李廸賈邊有時名舉進士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廸而黜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魯

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荅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  
進位太保爲交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尉兼侍  
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  
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  
止加封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自恐走避太子隨而拜  
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  
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旦復求  
避位帝親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  
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之其事  
置使自旦始焉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扶  
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  
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  
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  
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  
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  
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  
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輔不可  
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

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又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例宜飲餞以旦故不舉樂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日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

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  
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夫  
素別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  
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  
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  
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  
矣及冠繼丁內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  
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贊  
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爲著作郎召見優

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爲戶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  
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  
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勸最職務脩舉或薦其有武幹  
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  
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爲戶部判官知制誥  
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  
鍾離意委珠亭獨不受妖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  
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  
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叙其事太宗爲之  
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

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  
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  
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  
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  
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壅遏  
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別置局  
命官專蒞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  
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  
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  
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

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箚中瘞臨江傳  
合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  
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  
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  
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  
之所莫不周知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卽位敏中適在  
疾告力起見于東序卽遣視事進戶部侍郎會曹彬爲  
樞密使改爲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  
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  
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

爲副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發婦柴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未興軍

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白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闔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



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  
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侗儻任  
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  
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  
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  
經略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  
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  
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溫仲舒領其事俄  
兼祕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  
寵祀汾陰復爲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作  
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  
尚書爲兗州景靈宮慶成使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爲  
應天院奉安大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監脩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  
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  
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旣至敏  
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  
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  
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

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  
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  
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  
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  
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  
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  
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五  
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  
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於采拔居大任  
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  
得謝及追命制八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  
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  
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  
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爲密州觀察使諡惠節傳亮  
子經定國軍留後諡康懿經女卽欽聖憲肅皇后也以  
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絳並  
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相  
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  
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

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  
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  
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勞擾世稱沆爲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  
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  
市恩抹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  
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  
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  
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  
中耻受贓物之罪以遠其汗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  
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  
謂有宰相之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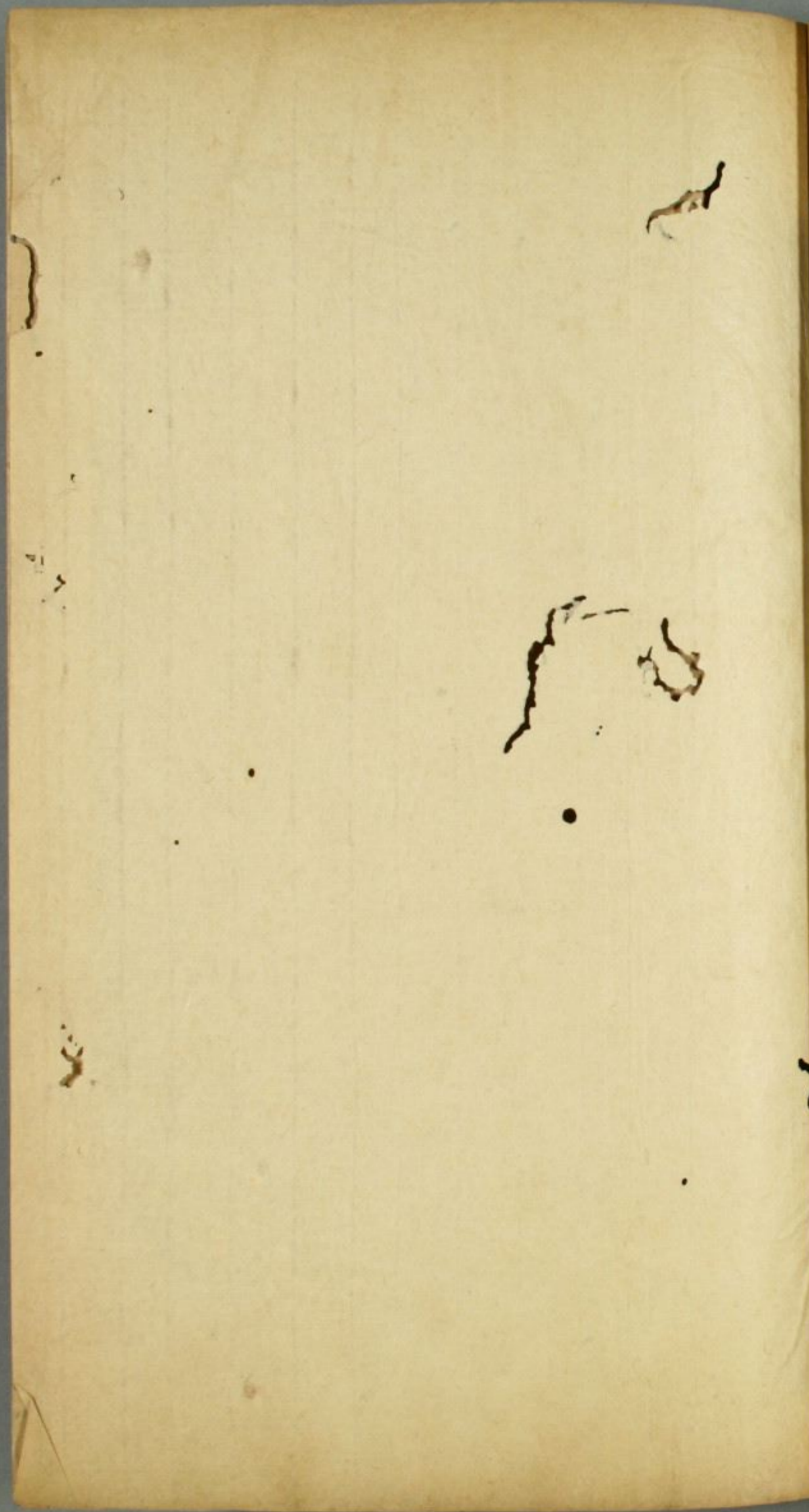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

二十三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features a table with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The grid consists of 11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10 columns. The lines are dark and somewhat irregular. There is some faint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	--	--	--	--	--	--	--	--	--	--

48-11389

